

纵贯170余年,中美教育交流已是双赢

■本报记者 郑蔚

“40年来,中美关系全面发展,在教育和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之前,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就已开始。1978年7月,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美两国就启动了互派留学生的计划。中美教育的交流,不仅促使中国人看世界的眼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造福于中美两国人民。中美教育,这座跨越大洋、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应认真呵护不受干扰,继续造福两国人民和全人类。”这是12日上午,在上海市社联大楼举行的“教育——构建中美合作的桥梁”主题研讨会暨《沪风美雨百年潮——上海与美国地方教育交流》新书发布会上,中美教育界人士和有关专家学者就中美教育交流对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积极贡献所达成的共识。

《上海与美国地方教育交流》一书是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主编的《上海与美国地方百年交往史丛书》中的第二卷。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常务所长胡华介绍说,整套丛书共有8卷,详尽梳理了自1843年至今,上海与美国在文艺、教育、体育、建筑、经济、金融、法律、科技等各领域的交往史,并从人文的高度,深化历史认识,总结历史启示,以对今日之中美关系如何健康发展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

上海是“发祥地”和“领头羊”

具体承担编写和组稿《上海与美国地方教育交流》的是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时任上海市教科院领导的吴强说,教育卷虽然字数近30万字,篇幅不算太长,但因为书籍涉及的时间跨度自1843年至2017年,纵贯175年,史料收集量大面广,因此历时3年才得以完成。

1846年,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在上海南市董家渡王家码头创办了第一所男寄宿学校。吴强说,中美教育交流大体分为5个阶段,这一男寄宿学校的出现,标志着第一阶段也就是中美教育交往的萌芽初现。那时,美国教会以办学堂的方式进入中国,但当时中国社会从普通百姓到士大夫阶层,对西学不仅陌生,而且本能地抵制,因此,教会学堂只能以中国社会底层的贫困家庭孩子作为招生对象,在中国科举制度的夹缝中艰难生长。

直到洋务运动的兴起,变法图强的紧迫,才让中国的教育大门对美敞开。1879年9月10日,圣约翰大学的前身圣约翰书院在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万航渡校区开学。由此,美式教育逐渐占据了教育的主导位置。

20世纪初,清华派遣的1279名“庚款留美学生”,引发了留美热潮,从抗战胜利的1945年至1949年,赴美中国留学生达5000人,留美已成为社会精英教育的主要路径。

受中美全面对抗的影响,从上世纪50年代到1972年之前,中美教育界基本处于互相隔绝和隔空对抗的状态。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两国政治关系逐步解冻,中美教育界也开始接触。

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我赞成加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美国前总统卡特回忆说,在白宫科学顾问普雷斯访问北京期间,有一天他在华盛顿时间凌晨3点接到普雷斯的电话,说邓小平“问了一个我回答不了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卡特答,当然可以。普雷斯说:“邓问能不能派5000人?”卡特回答说:“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1979年1月,中美签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教育交流大门打开了。

中美教育交往已纵贯170余年,吴强认为,地方教育关系是国家关系的缩影,受国家政治取向的影响;但当

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深入到百姓生活后,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可以发挥两国关系先导性和压舱石的作用。诚如上海纽约大学美方校长雷蒙所言:“教育合作已成为中美之间强有力的纽带,并孕育出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造福全球。”

上海,是中国最早引入源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近现代教育体系,并最早探索了西式教育的本土化转型的城市。上海不仅是中美文化和中美教育交流合作的“发祥地”,还是“领头羊”。

在教育领域开始双向交流借鉴

吴强说,不同文明体之间的教育互动通常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不同文明体之间存在绝对的优势,作为强势文明体的一方,凭借其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综合优势,向弱势一方单向度地输出其教育理念和模式;而弱势文明体在被迫接受中,加速自己教育发展形态的转变。从1843年至1949年,中美教育交流基本符合这一特点。而另

一种形态,就是不同文明体之间相对平等的交流互动,双方取长补短,两者差距逐步缩小,逐渐形成互有特点和优势的教育体系。这大体可以概括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教育从对世界的奋起直追,到形成有自身特色的教育体系,以及在局部开始赶上发达国家教育的历程。

如今,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中美教育交流单向的受惠方。在教育理念和教育的交流上,双方已经开始了双向的交流借鉴,共同促进互惠互利的合作。

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姜海山介绍说,2009年,上海学校15岁的初中生首次参加PISA(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测试,一举拿下阅读、数学和科学成绩的世界第一。3年后,上海学生再次获得3项世界第一,这引起了美国教育界的震惊。2013年,“为美国而教”组织的创始人温蒂·柯普率考察团来沪探寻上海学生学习领先的秘密,其中《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深入上海闵行区一所普通小学蔷薇小学,写下了

《上海的秘密》刊发在《纽约时报》上,介绍上海在基础教育上取得的成绩。美国田纳西州的部分学校还引进了上海教师的集体备课模式。

留学生为两国做出巨大贡献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常务副会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浩认为,中美教育交流确实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现代化建设人才。到2015年底,中国留学生已有221.8万人学成回国发展,占完成学业群体的七成左右。在中国两院院士、高校学科带头人中,具有留美经历的海归专家所占比重最大。但同时也要看到,还有大批中国留美学生在接受美国先进的教育之后,也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在美国科学院中大约有80位华裔院士,其中约有30位来自中国大陆。还有大约20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和高层管理工作。

弗吉尼亚大学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欧君廷认为,应当全面认识中美教育交

流对中美互利共赢的意义。统计数据显示:2016至2017学年,中国学生给弗吉尼亚大学带来的经济贡献超过3000万美元,给弗吉尼亚州带来的经济贡献超过1亿美元,而三四万名中国留学生给整个美国带来的经济贡献超过120亿美元,中国留学生已为美国创造了超过1100万个就业机会。

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李维平认为,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是两国关系的源头活水。他说,去年夏天他参加了中美宇航夏令营活动,前往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市参观访问美国太空和火箭中心,受到了该中心创办者巴克比先生的热情接待。他曾问巴克比先生,中美两国学生的交流今后会不会减少?老先生非常认真地说,绝不会的。我们这一代人实现了登月的梦想,我们的下一代人要实现前往火星的旅行,这一目标的实现一定要依靠全人类的智慧,包括中国年轻人的智慧和贡献。



美国高中生来到中国校园,与中国学生一起文艺联欢。

视觉中国

美国专家:避免在人文交流上设障碍

■本报记者 郑蔚

今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40周年纪念日。作为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合作策划了“四十人看四十年”项目,请20位中方人士和20位美方人士,讲述他们各自亲历的中美关系的重大历史时刻,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和感悟。其中,有多位美方有识之士讲述了他们对中美教育交流的真知灼见。

留学生是双边关系的“稳定剂”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至今为止,教育交流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相当积极的推力。对中美双方而言,高等教育交流的引擎主要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他认为,中美教育交流主要有两大特点:首先,很多中国学生来美国攻

读博士、硕士学位,现在还有很多本科生甚至高中生赴美求学。目前可能有几十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累计数量可能已经超过数百万。大多数学生来美国,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但他们回国后也会运用所学知识帮助中国发展。

其次,美国的很多教育机构,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纽约大学等,这些美国高校和中国的大学之间有数以千计的合作协议。虽然成果不一,但总体上是非常积极的。

戴博先生指出,不论是中国赴美留学生也好,还是美国赴美留学生也好,都是双边关系的“稳定剂”。如果他们的动机都成了怀疑的对象,那我们就将失去这个推动总体关系发展的建设性推力。

他说,美国人与中国接触中同样获得了巨大利益。首先是人才流入。在过去40年中,中国人在各个领域对美国社会的贡献都是巨大的。无论哪个行业,人才的涌入为美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无论中国学生最后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这并不重要,结果

都是双赢的。不可否认,美国从中获益匪浅。可以说,没有一所美国大学、企业或政府实验室(除了保密项目)没有大量的中国人才。这并不局限于研发领域,也有获得美国最高文学奖的华裔作家,以及华裔设计师、电影制作人、演员等等。此外,大学和智库之间的交流也很频繁。这些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基石。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学术主任谢淑丽教授表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大启示,就是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对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也非常重要,因此应该尽量避免在两国人文交流方面设置障碍。

民间合作让人对中美关系充满希望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的资深研究员杜大伟表示,回顾过去40年,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中美之间的民间交流。他认为,这种知识交流很重要。

杜大伟表示,他发现有意思的是,当与不同学术领域的人交谈的时候,比如与心脏科学家或健康科学家聊一聊,就

会发现中美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这些人根本没有注意这些所谓的“摩擦”。中美在各个不同科学领域的合作都在增加,比如两国科学家共同开展最新的流感疫苗研制和抗癌研究等。这种民间交流让人对未来充满希望。此外,大学和智库之间的交流也很频繁。这些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基石。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学术主任谢淑丽教授表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大启示,就是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对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也非常重要,因此应该尽量避免在两国人文交流方面设置障碍。

谢淑丽指出,应保持开放的合作学术研究和交流平台。比如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就非常注重为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提供合作机会。她认为,应促进这些合作,这样双方都能从中学习,因而进步得更快。

行走世界

■文龙杰

阿斯塔纳:左岸水泥味,右岸烟火气

初到“冷都”,愣愣地全不知此间风刀霜剑的厉害,如今想起彼时情形不免仍有唏嘘。冬天的阿斯塔纳最低温度可达零下40摄氏度,“冷峻”如斯,令其成为仅次于蒙古乌兰巴托的世界“第二冷”首都。

与建在绿洲上的旧都阿拉木图相比,温暖与严寒对比也太过强烈。阿斯塔纳实在不适宜人类居住,那哈萨克人为什么要迁都?是因为阿拉木图位于地震多发区,历史上曾全城毁灭?或是靠近边境,未来发展空间受限?还是当地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新的改革措施难以贯彻?……但言人人殊,大多隔靴搔痒未触痛处,有的甚至还是谣传断言不可信。

一个缘由,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已说得十分明白。他在其著作《在欧亚大陆的中心》中指出,迁都旨在维护国家统一,对稳定国家社会经济态势至关重要。哈政府机关报《哈萨克斯坦真理报》1998年7月曾发全文解释,迁都事大,涉及“国家统一、完整和民族和谐”。只不过,当初大多数人对此理解不深,直至2014年3月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才恍然大悟。

哈萨克斯坦原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

一。1991年12月宣布独立后,哈萨克族和俄罗斯族成为国内两大主体民族,前者多居住在南方,后者则在邻近俄罗斯北方生活,形成了“南哈北俄”的局面。

通过迁都,大量哈萨克人迁往北方,可以改变俄罗斯人在北方占多数的民族结构,有效避免了克里米亚式的剧变在哈萨克发生。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迁都和建设阿斯塔纳是一个政治工程。这就难免引发反对和抵制,中阻艰辛,纳扎尔巴耶夫自然无法为外人道。不过,从他那句“耗费20年心血,我建起了阿斯塔纳这座城市”的感慨中,或能体会一二。

“新阿斯塔纳人”来自哈萨克斯坦全国各地,通过相貌和口音猜他们本属哪里人已成为我的一大乐趣。如果来自库斯塔奈、巴甫洛达尔,或者科克舍套、彼得罗夫斯克,那他们是北方人,多为俄族,俄语相对纯正。若有一副典型的亚洲面孔,肤色略黑,有的或许还带着大金牙,则多半是南方人。他们的俄语中常混杂着哈萨克语的口音,从阿拉木图来的

还要稍好,若来自奇姆肯特、塔拉兹这类二线城市,甚至还有语法上的错乱。曾有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的高材生一本正经地感慨,若不是自己基础扎实,简直会被那些人带到沟里。但多数人没有这种自信,我初到此地时不明所以,还嘀咕老师当年是不是只传了自己“半部”语法。

我的“御用”出租车司机阿斯卡尔就来自阿拉木图,他原是打格尔夫的专业运动员,“退出江湖”后给一位知名的富商做私人保镖。

阿斯卡尔有一辆老款的奔驰,车虽稍旧,但总体保养得很好,每次总是擦得锃亮。因有两个女儿,妻子辞职持家。他便利用空闲跑出租车赚点外快。在阿斯塔纳,出租车司机收入不低,勤勉些每月能赚到七八千人民币,是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他总是向我抱怨,相比自己的家乡阿拉木图,阿斯塔纳太无生机,处处都是冷冰冰的建筑。这里人烟稀少,特别是冬天,路上基本上看不到人。

阿斯卡尔一有时间就带妻小回阿拉木图探亲,他有一次笑说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立马把脸转向坐在副驾驶位

置上的我,郑重其事地解释:“我不得不经常回去,我实在太想念阿拉木图了,在那里才会感到舒服。”像阿斯卡尔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他薄有资产,是“左岸”人的代表。

阿斯塔纳以穿城而过的伊希姆河为界,左岸为新城,右岸为老城区。人们习以“左岸”“右岸”代称。总统府、可汗大帐、生命之树观光塔等标志性建筑基本都在左岸,这里的小区多为迁都后新建,楼新价贵。

但左岸的问题在于,完全概念化的建筑丛林令“阿斯卡尔们”觉得缺乏生机。据说,纳扎尔巴耶夫当年要求,新都建筑不许重复。这里遂成建筑师的试验场,“时尚前卫”常常是“奇形怪状”的委婉说法:哈石油天然气公司总部形似打火机,国立艺术大学像脸盆,首任总统图书馆如同一个车灯……如果是猎奇式的“一日游”当然值得一观。但若生老于斯,就缺那么一点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了。

好在阿斯塔纳的“右岸”展现了它的另一面。“巴扎”是右岸的灵魂所在。“巴扎”类似于国内的集贸市场,既有廉价的

衣服、百货和电子产品,也有既新鲜又便宜的蔬菜。我爱逛的就是其中的菜市场,与缺少烟火味的左岸相比,土豆上抖落的泥土、砧板上羊肉的腥膻、水中肥鱼吐出的气泡、瓜果的绿红皮,把眼耳鼻舌完全调动起来了,感官在这里复活了。

“这是来自中国的大白菜,来点!”卖菜的小贩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外邦人。“不买也可以尝。”卖干果的乌兹别克族人会执着地朝你手里塞,他们以善于经营著称。在称量的空儿,小贩们还会嘘寒问暖,“来哈萨克多亏了,是否已习惯”。

卖家的吆喝、买家的还价、借道的呼喊、满载而归的笑声……南腔北调,你来我往,让来自水泥丛林的人们仿佛“到了人世”。

左岸是被设计出来的,而右岸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右岸的建筑比左岸破旧,但树木比左岸粗壮挺拔;这里的超市不如左岸琳琅满目,但有人声鼎沸的巴扎;这里的饭店不如左岸的高档奢华,但居民小院中的馕坑常有缭绕酥香的麦香;这里少见左岸穿着时尚的年轻女郎,却有愿给人讲哈萨克传说的老奶奶。

一周封面



《时代》1月20日

两人对垒,决定美国

华盛顿迎来新的一年,这就是它的样子: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退让半步;总统特朗普放弃谈判,转而接受电视采访,并为危机寻找理由;联邦政府办公室停摆,博物馆关门;垃圾在国家公园堆积如山;机场安保人员无薪工作……在戏剧的中心——特朗普和佩洛西,他们的冲突将决定美国下一个两年。



《新闻周刊》1月18日

所谓胜利,只是幻想

在“9·11”事件发生17年后,特朗普无视官员的建议,在上个月宣布已战胜利端组织“伊斯兰国”,并下令从叙利亚撤出2000名美军,另外他正考虑减少美军在阿富汗的兵力,让7000名驻军从今年初陆续回家。特朗普坚信,美军将在高举胜利的旗帜下回到祖国。但军方官员却认为,所谓的胜利,尤其在阿富汗,只是个幻想。



《今日印度》1月21日

印度陆军,将要裁减

两年一度的军队指挥官会议去年8月在新德里召开,这是由陆军总长比平·拉瓦特主持的最高决策会议。拉瓦特公布了改组印度陆军的计划。有评论称,这可能是该军队自印度独立以来最具深远意义的改革。印度陆军目前拥有120万军人,这次重组希望将军队人数控制在100万左右,并将削减人力资源的开支。



《国家》1月28日

民粹主义,困扰欧美

民粹主义的幽灵正在困扰着欧美世界。它作为一个术语,指的是欧洲和西北半球其他地区的白人和当地民众身上经常爆发的愤怒,他们把自己视为当前政治制度、政客腐败以及移民涌入的受害者。但民粹主义不是一种运动而是一种威胁,它无视公认的政治规则,威胁到社会的制度和实践。